

收藏老貴陽

• 張賜安

一

很小的時候，我就一直住在貴陽市中心噴水池北門橋邊的龍井路上，大約1980年代初，在龍井路與中華中路交叉路口，開始有了文革後貴陽市最早的集郵市場。每到週日，一出路口便被那些集郵愛好者手中的郵票所吸引，總愛不時湊熱鬧地看上幾眼，後來郵市遷到了噴水池郵局旁，緊靠我的工作單位，上下班又總要從郵市經過，這樣久了，也就有了想要收藏郵票的念頭。由於囊中羞澀，念頭始終還是念頭。1980年代末我參加了「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班」的函授學習，其中關於「東西方現代化與傳統文明的矛盾衝突」的比較研究使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我所屬的攝影界此時也開始了以紀實主義攝影表現生活的追求。這幾方面的內容在我的腦海中不知不覺碰撞出了一個奇怪的想法：別人收藏郵票，我為何不可以收藏一座城市？我就用我手中的相機去收藏貴陽，用紀實主義攝影去記錄貴陽這座西南高原省會城市的歷史變遷，將它作為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最具矛盾衝突，充滿大動蕩、大變革的特定時代

的一個縮影定格下來。於是，便有了今天「老貴陽」上萬張黑白紀實照片的結果。

二

要說貴陽，我們生活在這裏的許多人的確還不曾好好地閱讀過這座城市，不曾知曉這養育了我們的一方水土。由於地處遠離中原的西南一隅，貴陽數千年的發展一直十分緩慢，在十九世紀末，貴陽還是一座古老的、呈封閉狀態的城市。宮觀、寺廟、牌坊、城牆、街道、驛道，一切都顯得古老而陳舊；但與此同時，這種封閉狀態正在被打破，西方國家的商品開始不斷湧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正在解體。

貴陽又是一座以漢族為主體、多民族共居的城市，漢族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共生共長，儒、釋、道、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文化多元並存，匯聚於此。城垣、街區、道路僅僅是城市的軀殼，生活在這裏的一代又一代漢、苗、布依、仡佬等各個民族才是這座

城市的血肉與生命，他們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化才是這座城市的靈魂。

二十世紀這個在人類歷史上科學與愚昧、民主與專制、富裕與貧窮鬥爭最為激烈的一百年，為貴陽前所未有的改變帶來了契機。貴陽作為貴州的縮影，在中國與世界空前緊密聯繫的百年之中，與國家一同經歷了從探索、對抗、模仿、吸收到超越自己的驚天動地的鉅變。貴陽在經濟社會發展普遍遲緩與落後的狀況下，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某些方面卻處於超前狀態，在不少時候走到了全國的前列。在十九世紀的維新變法運動和二十世紀的辛亥革命、護國運動、五四運動中，貴陽都有着突出的表現。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被迫向西南轉移，處於大後方的西南重鎮貴陽，由於內遷大潮帶來的資金、設備、技術和人才的注入，戰時經濟一度空前繁榮。1949年以後，經濟建設不斷恢復，特別是1960年代中央政府在西南實施的「三線建設」，又一次改變了貴州的經濟發展格局並提升了貴陽的經濟實力。改革開放更是拉近了貴陽與中東部地區的發展距離，使貴陽高樓林立、大道寬廣，不停地更換着新面孔。

其實，當我在開初拍攝「老貴陽」時，也對理應「熟悉」的、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塊土地不甚了解；在貴陽的歷史老街區裏不停地行走拍攝時，我時常去詢問別人也問自己，昨天的貴陽究竟有些甚麼值得今天的我們去眷念、去傳承？又有些甚麼不一樣的獨特個性、文化性格值得我們去關注？

一直以來，外地人形容貴州常常有這樣三句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歷史上的貴

陽的確如此。地處雲貴高原以東的貴陽，是在以石灰岩為主，高低起伏的峰叢窪地上構建的城市，天空常常被連綿起伏的群山阻擋，總是一片陰霾；缺少太陽的山間窪地，莊稼的收成自然不會豐富，重重大山更是將中原先進發達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諸多成果屏蔽在外，這樣一方陰多晴少、崎嶇不平的水土，造就了這一方貴陽人。老貴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呈現出和周邊省會城市與眾不同的獨特景象和生活氣息。

在群山環抱中，石砌城牆圍成橢圓形，九座城門吐納往來的商旅，維護着城市的生息。城內，街道狹窄，坡坎陡峻，眾多的牌坊使本來不寬的街道更顯得狹窄，城中的大道觀香火旺盛，城南則有屹立江流的地方名勝甲秀樓和花木扶疏的觀音寺。城中既有幽深典雅的唐家花園、高家花園這樣幾戶官僚士紳的深宅大院，又有更多低矮的木板房或磚木結構建築的民居，中間不時夾着一些三合院、四合院的公館。大街兩旁既有一二層高的商業鋪面，也有了兩三層高的西洋騎樓。

在常年多陰的天氣和較為狹小的地理空間氛圍裏，閒散的老貴陽人清早七、八點鐘才從牀鋪上爬起來，在小街道裏慢悠悠地吃着地方小吃「腸旺麪」、「畢節湯圓」，然後開始了一天與世無爭的生活，這種受到特定自然和人文環境造就的貴陽市民的生活習慣，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順天適地、寧靜達觀、溫文敦厚的生活觀念。這種生活觀念和生活態度一直深深地影響到一代又一代的貴陽人，也同樣深深影響到四海五湖來到貴陽的各方人士，共同形成了貴陽人獨特的地域性格。

直到今天，我仍然明顯感受着這種傳統的生活態度、觀念在現實中的延續。而貴陽人的文化則顯示出「五方雜處」的特徵，經歷過數百年的變遷，在這座城市裏，你會發現它有着太多太多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在這裏，你能夠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表現，也能感受到西方文化的諸多影響。那些不同時期外來的官員和商賈、抗戰大遷移的內地人、解放貴州的南下大軍、支援貴州建設的大批幹部、1960年代「三線建設」的工人隊伍、上山下鄉的各省知青，無不把全國各地的各方習俗、文化傳統帶到了這個沒有多少屬於自己獨特文化個性的高原城市。

在這座城市裏，要說真正屬於貴陽人自己文化的「東西」，也就只有揉合了各個時期各個地區文化的「混合物」了。在貴陽生活久了，便能感受到這種五方雜處的文化氣味，不管是本土的民族文化和川陝和湖廣文化、北方文化、江浙文化、冀晉魯豫文化，還是歐洲文化和宗教文化，都在這裏形成了沒有哪一種文化可以作為主體的「雜文化」，貴陽——實在是一座有着複雜文化性格的城市。

三

正是這座有着六百多年歷史的城市，正是這種複雜的地域和文化交織的雙重性格，才使得老貴陽有着豐厚的文化積澱和歷史遺存。作為一個省會中心城市，它的任何變化都對全省乃至周邊省市帶來十分重要的影響，同樣，它的任何一方面的變化也反映了全國的各種影響和時代特徵，這些

歷史遺存記錄了過往大量歷史的信息，非常值得我們去好好尊重和保護，給後人留下可以觸摸的歷史。

然而，長期以來我們只看重城市的實用功能，而忽略城市是一個鮮活的、有個性的生命，任何一座城市獨有的文化歷史，就是它的性格史和精神史。今天，我們對待城市的態度太過功利化，城市的管理者往往好大喜功，滿足於城市建設的大手筆，於是，積澱了千百年的老城被掀了個底朝天。其實貴陽與中國的其他歷史名城一樣，那些老街道、老菜市、老水井、老茶館、老戲院、老書店、老旅館、老古橋、老車站，都是充滿人氣、充滿無數動人的故事和不同時代的精、氣、神。

當下，在高樓森林的下面，早期的風物已遺存無多，淹沒在人們的記憶中了無蹤迹。中國的歷史文化遺存一直以來就多災多難，所剩遺存已十分有限，在東中部高速發展和西部大開發的口號下，一個接一個新政者拼命追求現代化建設的速度，迫切地積累任上的政績，奪取經濟超前發展的頭等



小街裏的生意(張賜安攝)

功勞，將成片成塊的老街區任由房地產開發商恣意改造，而這些大大小小的商界「精英」對文化遺存大多一無所知，短短的一二十年，不少都市的歷史遺存被蕩滌得寥寥無幾，原本各具不同獨特個性和特徵的都市歷史和文化魅力完全被一個模式所代替，城市正在快速地趨於同化。貴陽也被外人戲稱為「小香港」。也許，現實中的人們，還自在地沉浸在這樣的評價中享受着現代化文明的幸福成果。中國著名的文化學者，一直致力於搶救保護傳統文化的馮驥才早在1999年時就深刻而痛惜地指出我們對待歷史文化遺存的態度與行為：「如果說『大革命』是惡狠狠地砸毀它，這次〔指我們當今的城市建設〕則是美滋滋地連根除掉它，因為這是一次『舊貌換新顏』。」^①

城市是歷史發展的結晶，也是歷史發展的延續，割斷歷史將會使我們在走向城市現代化的道路上付出沉重的代價。可是，「建築是地區的建築」這條十分重要的法則已被忽略，造成了國內城市模式千篇一律的可悲現狀。我們的生活愈來愈需要多元化，失去傳統的有價值的文化，會影響我們生活的質量。我們建新城鎮，應該是對古城鎮母體的改造與提升，其根本宗旨應該是「以人為本」。正如業內專家指出的那樣，應該遵循這樣的原則：一是原真性：在中心區、重點社區要保持原汁原味，要真名城，不要假古董。二是可讀性：通過保存下來的有價值的歷史建築、歷史街區，讓後人能認識歷史。三是可持續性：城市應該是有生命的城市，保存歷史是為了今後的可持續發展^②。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是人類對自身精神家園深切關懷的需要，這已成為

全社會的共識。我們的城市管理者應該先知先覺，在城市開發中作出科學規劃和立法保護，讓全社會都知道我們身邊的歷史文化遺產的特殊價值。把過去的老城鎮納入新城鎮建設中去，加以科學合理的規劃，才能使人們的生活質量、社區的文化品味、房地產的價值和整個城市的綜合價值得到提高。經濟的競爭上升到高度就是文化的競爭，這在東中部地區已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地處西部的貴陽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必須要立足這一根本，才能建設成為一個經濟和文化可持續發展的貴陽。

四

每當我們這些貴陽人臨窗眺望或坐在計程車裏駛過新建的市中心大道時，總會為貴陽近二十年來城市建設的嶄新面貌發自內心地高興和快慰，再看着那些還殘存的低矮破舊房屋和狹窄小巷，我們是多麼希望現代化城市的美好明天早日到來。的確，作為歷史的老貴陽老了，它與現代化的距離愈來愈遠。然而，當人們站在東山或黔靈山俯瞰這座高樓林立的城市時，或許有人這樣想過：難道這座城市過去的一切真的沒有甚麼值得留下來嗎？

前些年在北京的書店裏看到《北京胡同》畫冊時我曾經想過，貴陽既不是甚麼中國的重要工業城市，也不是甚麼文化歷史名城，更沒有可以作為某種地域文化特徵的城市古風留給後人去欣賞，但是我們不能否定這樣一個事實：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一部厚重的、有着獨特文化內涵的歷史書，

它是歷史的沉澱物，每個歷史時期都在這座城市留下自己深深的印迹，每一個生活在其中的人塑造了這座城市，又被這座城市中特有的時代氛圍和千百年傳承中形成的文化氣息所塑造。一條狹窄的街巷，一種地方風味小吃，一句民間生活俚語，一個地方風情的故事，無不表現出這座城市的人們生生不息，循環往復，充滿憂傷、欣喜與煩惱的生命旅程，讓我們這些隨着這座城市走過來的人總有一些不能放棄的感情——也許，這種感情和感覺就是人類文化的傳脈。

看着手中這些記錄了老貴陽面貌的黑白照片，想想再過二三十年，一種永遠也解不開的地域文化情結會讓我們帶着幾分惆悵，幾分缺憾去回憶，去找尋我們兒時的幼兒園、啟蒙的小學、居住了幾十年的街道、院落和老鄰居，我們花幾分錢租來的小人書，街邊叫賣的烤紅薯和碗耳糕，身邊的老水井和小水站，老祖宗留下的八仙桌和太師椅，老牆上的「紅太陽」……還有和這一切緊緊相連，充滿着酸甜苦辣、悲歡離合的無數個生活故事。或許最後我們能找到的，除了幾幢像珍稀動物式的老屋外，剩下的，便只有我們自己。帶着對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矛盾衝突的深深困惑，也為了我們明天能有一個精神的家園可以回歸，能給我們的子孫有個交代，為他們留下一幅這座城市的歷史人文風景，我所能做、所應該做的，就是搶在一個個大大的「拆」字面前記錄下這座城市和這些「老人們」的身影。

在已經走完了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今天，全社會已經開始逐漸認識到「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無疑



貴鳥南路上賣竹器的老人(張賜安攝)

說明了社會的進步，但要使保護真正做到實處，還有着漫長的道路。我仍將沿着「行動是第一位」的理念，實實在在地，一步一步地展開歷史文化遺存的記錄，搶救與保護，記錄今日變革的一切軌迹，忠實去履行我們的社會職責。

如果說我拍攝的「老貴陽」也算作一種成就，那麼，我要感謝的便是我們共同創造，共同擁有的這座城市；繫着這難解的「牽手情」，我和我手中的相機便沒法打烊。

註釋

① 馮驥才：〈我為「古城會倡議」鼓而呼〉，載《手下留情——現代都市文化的憂患》（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頁41。

② 貴州省建設廳廳長江厥中在2001年貴州科學院舉辦的「西部城鎮歷史文化研討會」上的發言。

張賜安 中國攝影家協會貴州分會常務理事，貴州綠色和平環境宣傳中心主任、高級攝影師。